

§ 亞西比德的愛與慾

雅典的秋天澄澈高遠。

戰爭暫歇。城邦的街道塵土未定，市民卻紛紛湧入市集，在和平的假象中重拾日常。市集上香料與熟葡萄的氣味交織，商販大聲叫賣，戲子在廣場角落表演赫邁拉的變身故事，孩童們爭相圍觀。

就在這樣的熱鬧中，一陣整齊的馬蹄聲響起。

銀輪馬車駛入市集，白馬四匹，甲冑閃耀。人群讓出一條通道，眼光或崇拜、或懼怕、或純粹的好奇。

那人從車上躍下，披紅披風，束金臂環，眼神似笑非笑。他是亞西比德，剛滿二十九歲，已是雅典城裡最讓人無法忽視的名字。

他一邊走，一邊聽從者向他報告議會動態：「阿戈里德那邊似乎有意與我們成同盟……」「有人質疑你把達陸斯祭金用來買戰馬……」

亞西比德擺擺手，打斷他們。

「先不談政治。我來這裡，是為了找些有趣的事。」

他說這句話時，目光正好落在一位女子身上。

她站在香料攤前，穿一襲簡潔亞麻長裙，髮挽高束，眉眼端麗，五官輪廓還帶著少女的柔軟，卻已有一種不易接近的冷峻。她正與攤主討價還價，語氣清晰，完全不受周圍喧囂所擾。

亞西比德向身旁少年議員努努嘴：「她是誰？」

「她叫克桑蒂貝，來自郊區的中產之家。聽說最近……那位蘇格拉底正在追她。」

亞西比德挑了挑眉，嘴角上揚：「蘇格拉底？那位整天盤腿坐在石階上問人何謂正義的老學究？」

他大步走上前，站到克桑蒂貝面前，彷彿太陽也因他而黯淡。

「姑娘，妳在挑香料，是為了獻給哪位神明？因為在我眼中，只有妳本人才值得供奉。」

克桑蒂貝抬頭，望了他一眼，神情淡漠。

「我為我自己準備調味品，不需要你的神來插手。」

周圍傳來一陣笑聲。亞西比德絲毫不惱，反而眼神一亮。

「我倒聽說，蘇格拉底最近常來妳家附近走動。他若知道我與妳搭話，恐怕會忘了自己的靈魂。」

克桑蒂貝轉身欲走，語氣平靜卻不留情面。

「我不過是個女子，不值得你們兩位哲人費心論爭。你若來買香料，攤子在你右手；你若來販賣風情，抱歉，我沒興趣。」

亞西比德望著她背影遠去，一時無言。

幾個少年看他吃癩，忍不住笑出聲，他卻笑得更大聲了。

「太好了，雅典終於有個值得我認真對待的女子了。」

他回頭吩咐一名隨從：「查出她的住處，還有她家裡有幾扇窗。」

說這話時，他的眼神，已不再像是在挑逗，而像是一頭獵豹，鎖定了目標。

月光灑在雅典的白牆與陶瓦上，泛著淡淡銀光。山坡上的狼犬叫了一聲，又沉默下來。城內的市集已沉入夢鄉，只有幾家小酒館還未打烊，傳來斷斷續續的琴聲與醉話。

克桑蒂貝在家中點起油燈，將剛洗好的藏紅花與香料曬乾。她母親早已入眠，而她坐在長椅上，靜靜將今日的畫面一一理清。那個叫亞西比德的男子，雖笑語風流，卻讓她感到一股不安。

「他不是一個只是說說而已的人。」她對自己低語。

此時門外傳來一聲輕響。

她起身打開木窗，只見一張寫滿字的羊皮紙壓在窗台。紙上用極工整的筆跡寫著一行詩句：

「若我未曾是火，妳便不會這樣急著遠離。」

無署名，但她知道是誰。

她一聲不響地將紙捲起來，放入火爐中，看著火光一閃，燒成灰燼。

她回身關窗時，沒發現遠處暗巷中一雙目光正在注視——那是亞西比德的奴僕，也是今晚動手的人之一。

同一時刻，在城南一座小宅中，蘇格拉底仍未入眠。

他與昔日好友克里同尼對坐於燭光之下，聊著關於「美的本質」與「青年教育」的問題。但蘇格拉底的話語中明顯飄忽。

「你似乎心不在焉啊，蘇格拉底。」克里同尼笑問。

蘇格拉底沉吟片刻，道：「我在想一個女子。她的話語像刀，但心中有一種近乎古老的純潔……我不該這樣想，但她一直在我腦中浮現。」

「你是在說……克桑蒂貝？」

蘇格拉底不答，只是微笑，低聲道：「如果她選擇我，我願以一生來修練應對她的憤怒。」

這時，一名衣衫不整的男孩跌撞而入，是克桑蒂貝家的鄰人。

「快！快來！她……被人抓走了！」

蘇格拉底倏然站起，燭火在他堅定的眼神裡抖動。他什麼都沒問，只一個轉身便奔出門去，袍角捲起一地夜風。

克桑蒂貝醒來時，身在一間佈置華麗的屋內，牆上掛著絲織帷幕與賽馬畫像，屋角香爐焚著奇異異香。她被妥善安置在榻上，身旁無繩無鎖，唯有一盆水與一張雕花椅。

她冷靜地坐起，環顧四周，毫無慌亂。

門輕輕推開，亞西比德走進來。他今日未著披風，只著寬鬆家袍，手中提一壺酒。

「我原以為妳會尖叫、會哭罵，但現在……我更想知道妳究竟是什麼做的。」

克桑蒂貝直視他：「你這樣做，是為了什麼？羞辱我？挑釁蘇格拉底？還是……只是太閒？」

亞西比德失笑，坐在她對面。

「都不是。我只是……我無法停止想妳。」

他語氣並不誇張，反而有種令人心悸的誠懇。

「妳知道我曾拜在蘇格拉底門下吧？他曾是我尊敬的男人，我聽他講何謂『靈魂的整全』，那時我以為，我也能成為那樣的人……」

他一口飲下葡萄酒，語氣一轉：

「可後來我發現，那種整全是無力的。他坐在街上問問題，而我……我想擁有答案，也擁有世界。妳是他的夢，但妳更應該是現實——屬於我，亞西比德。」

克桑蒂貝未答，卻在此時，屋外傳來一聲。

「那麼你應該問問她的意願，而非替她選擇。」

亞西比德臉色微變，轉頭望向門外。

蘇格拉底站在那裡，一身灰袍，赤手空拳，目光冷峻如夜空。